

# 于敏文集

第十二卷 小说·第一个回合（上）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CHINA LITERATURE  
AND ART FOUNDATION

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

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

资助项目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官方微信店

ISBN 978-7-106-04978-2



9 787106 049782 >

定价：80.00元

# 于敏文集

第十二卷 小说·第一个回合（上）

**CIP** 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9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于敏文集·第十二卷, 小说·第一个回合·上 / 于敏著. --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8. 10

ISBN 978 - 7 - 106 - 04978 - 2

I. ①于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7424 号

于敏文集 第十二卷 小说·第一个回合 (上)

于敏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m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/27.5 字数/47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6 - 04978 - 2/I · 1253

定 价 80.00 元

## 编委会

主任委员：张 宏 王江华

副主任委员：谢 力 李春妹 李 静 于晓燕

委 员：藏燕红 古 力 张玉民 于昕彤 李清晨

统 稿：于晓燕 于昕彤

## 第十二卷目录

### 小说·第一个回合（上）

第一章	1
第二章	33
第三章	63
第四章	86
第五章	115
第六章	158
第七章	207
第八章	228
第九章	249
第十章	286
第十一章	339
第十二章	375

## 第一章

### 1

大铁路好像一把锋利的宝剑，从南到北，把城市劈成两半。在铁路的东面，正当城市的外围，有一座葱葱绿绿的小山，山上杂生着槐树、柳树、榆树和松树，当中错错落落，也有桃树、杏树、梨树和樱桃树。这个城市是敌人坚固设防的，所有的交通要道上都有明碉和暗堡。经过两进两出的拉锯战，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才全部歼灭了蒋匪军，解放了这个钢铁重镇。当日就是首先攻下这个制高点，然后插入城市和工厂区，所以这一带受的炮火最重，留下的战争痕迹也最多。

那正是一九四八年的岁末，北风卷着鹅毛大雪，给大地铺上皑皑的银装。人们整整有一夜没合眼，都找了个自己觉得最安全的角落，挣起耳朵听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。第二天蒙蒙亮，看见满街都是人民子弟兵，反穿着棉大衣当伪装，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，冻得脸蛋儿通红，眉毛上和大皮帽檐上都结了很厚的霜花。

半年以后，山顶上立起一座英雄纪念碑，是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尖塔形，庄严地俯瞰着全市。离开纪念碑约莫半里地，又修起一座烈士纪念馆。黄澄澄的琉璃瓦，朱红的楹柱，门前种上十多株亭亭直立的雪松，周围开出很宽的草坪，又铺了一条鹅卵石路，从门前曲曲折折地通

到山下。无名的小山从此有了响亮的名字，叫作英灵山。

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。下了一场悄没声的小雨，英灵山上的柳条儿飘飘荡荡，垂下黄盈盈的金线了。细草还只冒出绿生生的尖儿，紧贴着地皮，似乎还很怕这一早一晚的寒气。榆树和槐树的枝条上，也只吐出白茸茸的小毛苞，各种花儿可都抢先开了。火艳艳的，金灿灿的，白银银的，间间杂杂，搭配得像织锦的画儿一般。几千年来，太阳每天照临这古老的神州，它一定是万分懊恼了，如今第一次看见这人间的大变化，似乎特别高兴，每天从东边云雾蒙蒙的莲花峰上露出脸来，使劲地放出光和热。每天傍晚，孩子们一群群来到草坪上，又唱又跳，又欢呼着互相追逐，惊起一群群山雀子，特愣愣地飞上飞下。

正在英灵山下，有一个居民点，一向叫山下村。其实没有竹篱茅舍，只有一色二起的红砖楼房，一排排像雁翎一样摆列得整整齐齐。当年日本称霸，这里是“制钢株式会社”日本职员的宿舍。把城市劈成两半的铁路东面，统称洋街，是绝对不许中国工人沾边的。谁要是了解这一点，错走到这里，就抓到局子里，灌一餐辣椒水还算是好运气。蒋匪军盘踞城市的时候，把门窗和房前房后的树木都烤了火。墙上挖了大大小小的枪眼，远看很像一个个马蜂窝。解放以后，陆续修缮，陆续请工人往这里搬家。老工人半辈子住泥棚子，住小马架，住串窑，如今一看这明光净亮的大玻璃窗，这白花花的粉墙，还有桌子、椅子、带草垫的床架，不由得扑簌簌掉下眼泪，心里感谢共产党对工人的爱护和体贴，可是激动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擦擦眼睛，也顾不上安置锅碗瓢盆，扭头就往工厂跑。劳动是他们最高最美的声音，他们只能用这个声音来抒发满心的激动。在这一辈人里，后来有不少成了全国知名的英雄。

这年五月上旬的一天早上，太阳照进山下村一家的房间，照在一个中年妇人身上。她刚刚穿上一件旧布褂子，这时正忙着打扮她的宝贝儿子。这是她的第三个儿子，前两个早都死了。那阵子，每年春天麻疹和猩红热流行的时候，在城市西边的乱石岗一带，每天都有女人伏在乱草里，头啃在地上，刮肚剔肠地哭她们的儿女。这个中年妇人好歹保住

了第三个儿子，两周岁的时候还瘦得像个小孩子。哪曾想到，解放半年，儿子长得又白又胖，肥头大耳，两个眼睛虎虎的有神。小家伙很调皮，总是不肯把手伸进袖口。妈妈轻巧地把他的胳膊塞进袖筒，他一下子又抽出来，一面乱摇晃，一面咯咯地笑个不停。妈妈的脸上也笑开了花，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，亲他那圆墩墩的小脸，亲他那带奶味的小嘴唇，亲他那圆嘟嘟的脖子，喜欢得好像要一口把他吞下去。“你这个小兔羔子，小调皮，小兔儿羔子……”

孩子怕痒，出了水的活鱼似地扭动小身子，笑得喘不上气来了。“啊，妈，啊，妈妈……”他一头扎在妈妈怀里，蹬着两只小脚，闷声闷气笑得没劲了，全身软在妈妈怀里了。妈妈赶忙抓住这个机会，给他穿上褂子，结好纽扣，又给他戴上一顶虎头帽。帽子早退了色，只有两个眼睛还虎生生地瞪着。新生活开了头，穷日子可还没过去呐。

“快，快，别调皮啦，妈妈要去开会。开妇女会，懂么了。去晚了人家笑话，懂么了。”

儿子不笑了，好像听懂了妈妈的话，其实他什么也没懂，只是笑软了。这时妈妈也不笑了，满心的快乐，满心的温柔和慈爱，都从庄重的眼神里流露出来。她的脸相很端庄，密密实实的黑头发盖住了耳轮，身材比一般妇女要高些，也苗条些。多年的苦日子在她的眼角上刻下了几道纹路，她的脸色也还有些发黄。衣服虽然很破旧，带着好几块杂色的补丁，却洗得干干净净，看得出是一个谨饬的人儿。说到开会，她是又喜又愁，喜的是能听见好多暖心的话：妇女要解放呀，将革命进行到底呀，无产阶级掌握印把子呀，不太明白，可是听起来句句入耳。愁的是开会要说话，这可就难了。当着那么许多人，一片眼珠子盯着自己脸上，脑子不由自主地就发懵。她好比一棵刚刚出土的苗儿，给太阳一晒，一劲地往上蹿，可还不太习惯这新的空气。解放了，生活要变得更好，更好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谁也还讲不清楚。共产党指出方向，设计蓝图，要靠亿万群众来砌砖，才能盖起顶天立地的大厦。她是憋足了劲要来砌砖的；只是还看不清这伟大的蓝图。她的娘家姓唐，丈夫姓陈。邻里的姐妹们有叫她唐姐的，有叫她陈嫂的，也有叫她老陈家的。

这时候，街道的基层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，她是临时被推选为妇女代表的。

她打扮好儿子，轻轻地把他抱在怀里，脸贴着他头上那柔软的绒毛，赶忙向外走。外面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嗓音：

“妇女代表，老陈家，你在家吗？你出来，快出来，我不能受这份气啦，你得给我做主！”

老陈家一听这嗓门，知道是住在前街、名叫盛玉华的小媳妇。她出了什么事，这么急天火地找上门来了她抱着儿子急忙向外走，刚跨出门洞就给一个妇女一把揪住了。

2

盛玉华紧紧地抓住老陈家的胳膊，好像怕她会溜掉。

“我问你，你这个妇女代表是不是给妇女撑腰的？”

老陈家看她涨红了脸，唾沫星子直喷出来，摸不清她和谁生这么大的气，只得满脸赔笑说：

“我拙嘴笨舌的能干个啥了给大伙跑腿呗。”

“你是个代表，就得替妇女打抱不平。解放啦，还兴男的欺压女的啊了，你跟我去，你得给我做主。这日子我没法过啦，我叫人家踩到脚底下啦。我不干啦，我跟他离！走，你跟我去，你给我评评这个理！”

她好像是打翻了核桃车子，叽里咕噜说出这一番话。小男孩以为这个阿姨是和妈妈吵架，吓得把小脸埋在妈妈脖后的头发里了。老陈家觉得胳膊给她抓得生疼，可只得赔上笑脸。

“你这是说到哪儿去啦？两口人过日子，天长地久，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了，五谷杂粮是养人的，气是不养人的。解放啦，有咱们妇女说话的地位。我看高大哥不是挺好么……”

“好？你去和他过两天试试！”

老陈家听她气头上的话，也不好同她计较，只是耐着性子，劝她先去开会。盛玉华不听，拉着老陈家的胳膊就走。老陈家看看天，大红

太阳早爬到英灵山上去了。她很怕耽误了开会，却被这个盛玉华缠住不放。怎么办？只可先到高家去看看，先给女的平平气，再脱身去开会。在她想来，开会是公事，家务事说破天也是私事，是不能拿私事压公事的。所以她急急忙忙地迈步，远远看来，倒好像是她拉着一个小媳妇在向前奔哩。

这一带因为修房子，挖下了大大小小的坑，还没有来得及平整。脚下到处是瓦砾和垃圾，也还没有清除。地面上乱草萋萋，这里那里点缀着嫩黄的倬倬丁花。屋子里虽然粉刷一新，外面的红砖墙上却还留着子弹坑，烟烤火燎的痕迹也历历在目。这时已经过了八点，正是家庭妇女最忙的时刻。晾衣服的，劈木柴的，坐在门口的太阳里奶孩子的，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咬耳朵的，仰脖子看工人踩着高梯子拉电线的，形形色色，活是一幅纷纷攘攘的生活图画。有些工人还陆续往这里搬家，挑担的，扛着行李卷的，推着平板车的，三三五五走过去。男女老少大部分穿着破衣烂衫，可都是喜气洋洋，正在敞开胸膛迎接这新的生活。

她们转过一个房角，远远看见一个男人急急地向前走来。这是盛玉华的丈夫高庆和，老远就笑着向老陈家打招呼。三个人走成对面。局外人很难看出高、盛两人是一对夫妻，他们的外表实在太不相称了。男的高高的身材，宽宽的两肩，紫膛脸上深深地刻下了几道皱纹。这一阵子正在露天作业，风沙，烟尘，还有紫外线，都特别照顾了他。他穿的更生布衣服早变成了铁青色，比吓鸦草人的衣服好不了多少。女的可是娇小玲珑，白生生的脸儿，乌黑的头发拢得能照出大影，身穿一件月蓝色的旗袍，靛青的撒腿裤子下面露出粉红色的线袜。

盛玉华不容丈夫说什么，抢先开了口：

“妇女代表我请来啦，三曹对案，你给我立字据，我走！”

高庆和先笑着向老陈家点点头，转脸对妻子说：

“你要怎么样，咱们回家去商量。只求你别在外面大吵大叫的好不好，你不怕人笑话，俺们工人怕人笑话。”

“啊，在人面前，你怕笑话啦？在家里欺负老婆不怕人笑话！”盛玉华的唾沫星子直飞到丈夫的脸上。

谁听了都会纳闷，这么一个和颜悦色的丈夫怎么招起老婆这么大的火气。盛玉华的声音引起几个妇女的注意，她们从不同的门前投来好奇的眼光。有几个小孩围上来，但是小心地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小娃娃看这阿姨并不是和妈妈打架，也探出头来，傻愣愣地瞅着。

老陈家心想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看这架势，三言五语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是先把事情平息下来为好。她一手推着盛玉华向前走，一面劝说着：

“好啦，好啦，高大哥不是什么都能答应你吗？咱们回家去谈，快走。高大哥，解铃还得系铃人，你得罪了老婆，你不赔礼谁赔礼？”

“对，先回家，”高庆和含笑点头。“我啊，怎么样都行。是杀、是罚，我都领着，这还不行吗？”

老陈家磨舌头有一顿饭的工夫，总算把女的安抚下了。她抱起儿子走出高家门口的时侯，还是弄不清两夫妻吵架的根由。她抬头看看天，太阳更高了。她顾不上再想高家的事，急急忙忙向前走，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坑坑洼洼中间。

越急越出岔儿。迎面来了一辆平板车，推车的是一个小伙子，车上坐一个头发半白的老太太，怀里抱一只老母鸡。小伙子停车，正好挡住老陈家的去路。

“请问，大嫂，七十二号在哪儿？”

老陈家回头一指，“拐过那个墙角，从街东头数，第三个门洞就是。大娘，你辛苦啦，快安顿下歇歇吧。”

她说完，急忙想绕过板车向前走。但是老太太听这小媳妇嘴甜，打心眼里喜欢上了，喜滋滋地问道：

“你贵姓啊？”

“姓陈。大娘贵姓？”

“姓金。这是我儿，小名叫驴儿，是个驴脾气啊。大号叫金石柱，是开车床的。他大嫂，你是啥时候搬来的？”

“好几个月啦。”老陈家急着想迈步。

老太太拉住她的袖子：“你过来，靠我跟前。我看你是个实心眼的

好人。我问你一句话，这房子真的是分给工人住啦？”

小伙因为妈妈叫他的小名，不好意思地红了脸。

“妈呀，你又唠唠叨叨没完没了。大嫂，你别见笑，我妈老脑筋，这里房子让工人搬来住，我妈她不敢相信。”

老太太叹口气说：“是真的就假不了，可总好像是做梦一样啊。这不就是从前的洋街么了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沾边儿？死不了也活剥一层皮！一下子翻过来啦。咱们也配置。”

老陈家心里急得冒火，可又不好露在脸上。连小宝娃都等得不耐烦了。“妈，妈，快走！”她刚要开口，却给小伙接去话头：

“哎，妈呀，不是跟你说过上十遍了吗？凭它什么高楼大厦，没有不是工人盖的。工人不配，还有谁配？”

他不再等妈妈发话，推起平板车，格格噎噎地向前走去。

老陈家很能体贴老太太的心情，笑着向她的后影高声说：

“大兄弟说的对，工人不配还有谁配了大娘，咱们住的是近邻。大兄弟厂里忙，你有事只管找我。”

她看金家母子走远了，把宝娃从左手换到右手，又急忙向前走。前面出现一个很大的水坑，里边漂着很厚的青苔，给太阳一晒，蒸发出酸溜溜的臭气。一群小孩，有的拿木板当船，有的提了小洋铁桶，有的拿着破洗脸盆，玩得欢天喜地。大家又叫又笑，又打水仗，淋得满头满身都是水。在水坑边上，还有两个小家伙互相揪着衣服，像小公鸡在斗武，周围又有几个小孩在观阵。比武的一个下了绊子，两个就都滚在地上，像小毛驴打滚那样一直滚到水坑里去。观阵的小孩呐喊助威，拍手大笑，给这出全武行添了不少声色。又有往水里扔石头的，故意把水溅到别人身上。

老陈家见了，急忙来到水边，高声叫道：

“好孩子，快出来！去年夏天，有没有两个小孩淹死了忘啦？快出来，出来！”

但这里正是猢猻称王天下大乱的时候，谁肯听她的。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块大石头，正好落在她身旁的水里，溅起了很高的水花，溅了她

一脸一身，算是为她的关心给予的报酬。

3

妇女们也并不安静，她们正挤在一间大屋子里，等人齐了好开工人家属代表会，选举家属委员会。她们都很快活，第一次觉得自己成了当家做主的人，同男人一样了，可是却还没有集体生活的习惯，所以都在用高调门来抒发妇女的“自由”。缝补破衣裳的，拉着长麻线纳鞋底的，露出半个胸膛奶孩子的，哼呀哈呀拍着孩子睡觉的，嘻嘻哈哈的笑声，叽叽呱呱的说话声，还夹杂着几声婴孩的啼哭，真算得是各行其是，各得其所。所有的窗子都大开着，窗口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。这是一伙热心的观众，他们互相拥挤，又扮鬼脸，又唱又叫，在全心地制造一种无拘无束的欢乐气氛。

在这闹闹嚷嚷的天地里，有一个小媳妇坐在门口一条长凳上，两眼直直地向前看着，眼珠一动也不动。她姓夏，丈夫是个工人，三年前给国民党抓去了。她的眼睛原本有内障，视力不好。丈夫一去，失了依靠，她连连哭了三天三夜。过了一阵子，听到传闻，说丈夫被打死了。这好像塌了天，她又连连哭了三天三夜，哭得眼睛失明了。一个独自开业的眼科大夫说可以治好，连手术费带医药费一共得八十元钱。肚子还没东西填哩，哪来的钱治眼？在那人吃人的社会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心里倒干净。解放了，她跟老陈家一起搬到山下村。她摸摸墙壁，摸摸大玻璃窗，脸上感觉到照进屋子的暖烘烘的阳光，感动得刷刷地掉泪。她多么想看见毛主席的画像啊。看不见，她就用最细微的感觉来体察周围的变化。孩子们欢唱，她心里也跟上唱。孩子们从前常常叫她瞎子，这是她最伤心、最气恼的，现在都叫她阿姨了。从这件极小的事，她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有了人的尊严。她还明白这个新国家为什么对工人，对又劳又苦的人这么好。但是有一点她心里万分托底，这国家千真万确是自己的了。所以对于样样事情，她比有眼睛的更关心。每次开会，她总是来的最早，不声不响地听着，记着，咀嚼着和消化着。她身边有一个

六七岁的小女孩，这是她的独生女儿小珠。女孩的额头微微有些凸出，和妈妈活脱是一个模子桩出来的。

“妈呀，劳保委员一脸黑胡子，样子挺吓人。他坐在长桌子后面，旁边还有个阿姨，是打辫的，可俊啦。他们两个说悄悄话儿。”妈妈抿嘴一笑：“不是说悄悄话，是商量事儿。看见你陈家大婶了吗？”

小珠踮起脚尖，伸脖子四下望望。

“没有，看不见。妈，劳保委员站起来啦，要讲话啦。”

劳保委员果然拍拍手，要妇女们安静下来。他扯起嗓门说：

“大娘们，姐妹们，同志们！”

这个奇怪的称呼引起了一阵哄笑。

“咱们开大会，不开小会，好不好？要是听我说，你们就先别说，行不行？”

妇女们拍手表示同意，果然安静多了。

劳保委员胡太印忙得好久没刮脸，的确是一脸胡子楂儿，不怪小珠说他样子挺吓人。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，工人家属的工作是由劳保部门领导的。党委书记兼厂长向明很重视这项工作，可是给高炉压得无法分身，特地在党政工团的碰头会上提了个建议，请胡太印在家属代表会上讲讲：一、工人家属是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是国家的主人就必得关心国家大事。南京、武汉、大上海解放以后，人民解放军像大风扫落叶，正在扫荡蒋匪帮的残余势力。红旗在全中国飘扬的日子不远了。二、当前工厂正在全力恢复，早恢复一天，解放大军就增加一分力量。妇女们要办好家务，爱护工友，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，所以柴米油盐也是重要的事，也要办好。请姐妹们每天望望大烟筒，什么时候统统冒烟了，日子就更红火了。三、妇女是半边天，要好好组织起来，才能起到擎天柱的作用。

当胡太印讲到第二个内容的时候，老陈家刚好走到门口。宝娃一见小珠妈妈，叫声“夏姨！”挖掌开两手就往她身上扑。小珠急忙接了他，放在妈妈怀里。老陈家紧挨着夏姨，坐在长凳上。

“你怎么才来？”

“叫老高家拉住啦。”

“她呀，金刚也能叫她揉成团。”

“你知道她的底细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好，咱们先听讲话。啊，言明玉也来啦。”

言明玉，就是小珠说的那个挺俊的阿姨，是个娇小的南方姑娘。胡太印讲完话，她就站起来，手里扬起一张纸，说着带南方土音的北方话：

“姐妹们，这张家属委员的候选名单，是各组提出来的，要先在大会上通过，然后才能选举。听明白了没有？现在我一个一个念，念到谁就请站起来，让大家相看相看，好不好呀？”她得到大家的同意，念道：“辛玉婷。”

一个年轻媳妇在人丛里站起来，膀子一扭又连忙坐下了，很有一股子妖娆劲儿。你可知道妇女们的眼珠子有多厉害，眨眼之间，火辣辣的子弹向她射去，好像从里到外把她射穿了。不怪别人，谁叫她装扮得与众不同呢。油亮的长头发披在肩上，细皮嫩肉的脸上搽了粉，笑眯眯的眼睛弯得像月牙一样，穿一件窄裉旗袍，藕色的面子压着黑边儿。妇女们七零八落地给她拍手，倒是窗口的孩子们发出热心的欢呼。

言明玉又念道：“沈佩兰。”

没有人站起来。言明玉的眼光在会场里搜寻，一面问道：

“沈佩兰来了没有？”

会场里都探出脖子，四下张望。有几个女人同声叫道：

“亮一亮呀，别害臊呀，解放了还磨不开呀！”

在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里，有两个妇女架着一个小媳妇站起来。她羞得低着头，脸上是两朵红晕，用力从四只手里挣脱身子，蜷缩着坐下，马上把头埋在人空子里了。姐妹们哗哗地鼓掌，表示对她的同情和欢迎。

第三个念的是老陈家。胡太印问道：

“老陈家来了没有？”

不等本人回答，窗口的小观众叫道：

“来啦，来啦！”

她大大方方地、稳稳地站起来。刚要坐下，胡太印问道：

“你怎么连名字也没有一个？解放啦，妇女同男人一样，有独立性啦。别照那封建老规矩，叫什么老陈家，老李屋里的啦。”

“旧社会的穷女人，猫狗都不如，哪个是有学名的？还不是叫丫头呀，妞呀，妮呀什么的。”

“娘家姓啥？”

“姓唐。”

“有弟兄吗？”

“有个哥哥。”

“叫啥？”

“叫唐景山，早死啦。没有吃的，他不饿吗？饿狠了，他不肿吗？肿狠了，他不就是虎列拉<sup>①</sup>吗？虎列拉，不就叫日本人拖去埋了么……”她这时的心情很紧张，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讲这些。

胡太印摆摆手打断她：“好啦，好啦，那你就叫……”

“叫唐景秀吧。”言明玉说。

“对，女人家总离不了秀呀，芳呀。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秀就秀吧。都三十啦，还秀呢！”

这个生平第一次有一个学名的女人抿嘴笑了，可是眼睛里闪出了泪花。眨眼之间，她想到二十多年黑洞洞的生活，活下来了，熬过来了，出头了，有了独立的人格，看见太阳了。周围的笑声和拍手声响成一片，姐妹们庆祝她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也欢迎她当家属委员。小珠和妈妈更是高兴，连小宝娃也一劲儿地拍他的小手。

言明玉向唐景秀招手，要她到前边来。这个南方姑娘是市妇联的，正在这一带开展工作，早就和她熟识了。唐景秀只觉得心跳腿软，一阵热流从心口往上冲，冲得脑子里发蒙。活这么大也没见过这阵势呀。是

<sup>①</sup> 虎列拉，音译，即霍乱。